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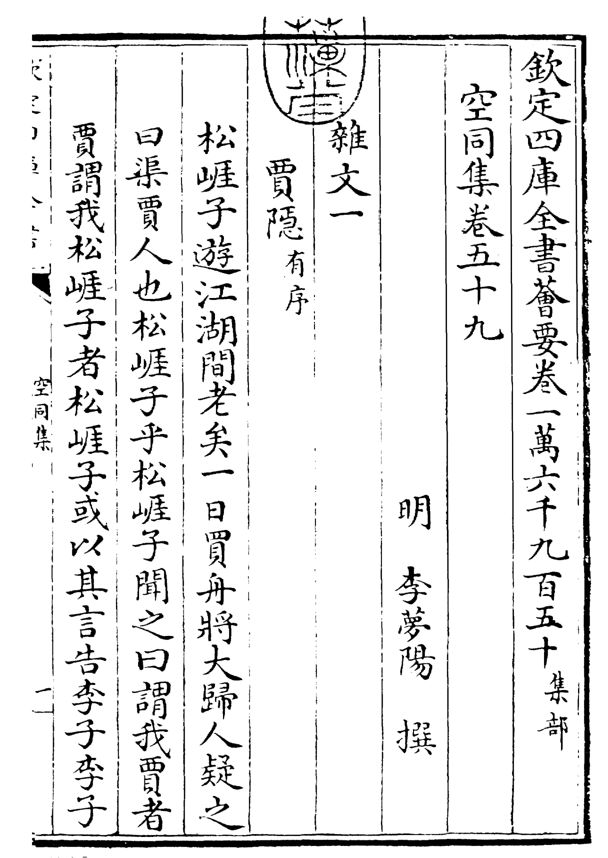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空同集卷五十九至六十一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九百五十集部

空同集卷五十九

明 李夢陽 撰

雜文一

賈隱有序

松崖子遊江湖間老矣一日買舟將大歸人疑之曰渠賈人也松崖子乎松崖子聞之曰謂我賈者賈謂我松崖子者松崖子或以其言告李子李子

曰是隱而賈者也於是作賈隱

天下之隱二上隱隱心次隱隱跡心隱跡彰無損於真跡隱心彰人斯細矣然君子恥之衆人譽焉茲何也夫石一也玉其表則觀者改目置金瓦礫視之弗諦鮮不棄者大抵顯飾易欺而深情難察也夫策肥乘堅之士難語茹芝飲泉之事紛華聲利之夫豈探幽玄岑寂之娱故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且夫松之為物也盤石則茂飲雪則貞得泉則嗽遇風則吟漱如玉金吟如瑟琴其

在崕也據磂砢跨岑嶄翳縣蔦挂驚猿限重壑巀層巔逃羣之所躭悅冥心之所扳援乃松崕子奚取於斯而以自名且以徵也不幾於特異而求同哉夫人者賈也絲竹靡輟於耳綺麗恒接之目口厭厥腴躬華其服入有彈碁灑翰之侶出有飛纓聳蓋之屬胡取之松奚有於崕而以之名徵諸將來郁郅子聞之曰若是是室伯夷之室而後成仲子之廉也竊聞之居動而執靜者之謂定履嚣而用寂者之謂堅涉邇而採遐者之謂明混

雜而守一者之謂貞在羣而立獨者之謂高處汚而弗玷者之謂潔故上士朝隱大仙市藏要之心獲匪跡是闗故金馬石渠之貴弗能損歳星竊桃之精紫塵黄埃之穢無以戕藥肆縣壺之靈而人者必茹松之毛蔭其芘覆殖其膏液又躡其危嶮披荊蓁嫮蒙茸然後為松崖子哉

訓敦 有序

訓敦者何患時之偷也宗不立則祠不嚴祠不嚴則族不合族不合則親離親離則禮亡禮亡則義

蔑禮義亡蔑則骨肉視為途人嗚呼時之偷極矣不可患哉夫反偷莫大於敦俗敦俗莫急於建標標不建則教不著教不著則訓不行訓不行則敦不反然髙氏其人也遷其鄉則姓之廟而宗之無離親焉祭而聚弔而聚慶而聚愈繁而愈一愈遠而愈密無散族焉年歷四百代更數姓猶一日也非敦之至邪以是為訓教不著乎即偷何患矣于是作訓敦

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未有不自族始者患其渙也於是類焉易曰類族辯物患其乖也於是睦焉書曰九族既睦患其爭也於是有大小宗之禮患其忘也於是有大宗之廟又患其弗率於是有九兩之法世系之官李子曰予歷周秦燕趙晉衛諸墟詢故采實未甞不流涕而悲也曰嗟乎教之衰至此哉族之散禍之邪有庶見素冠者矣有范冠而緌緌者矣父子兄弟亦若是偷邪齊民不足言乃衣冠之胄身之外亦途人邪問其世則無

宗聚其文則無譜究其居則無廟叩其族則忻戚不相聞嗚呼先王之所以教者何乃今若斯邪教之類乃今渙焉教之睦乃今乖焉教之宗乃今不廟斯法與官者之缺邪時與勢殊邪人狃於俗然邪及涉淮漢覽風大江之南東見其故國遺俗有百年著土之民已而久聞高奥高氏之宗之族也則又歎曰嗟乎予觀高氏而知三才之因也大尉瓊五傳而高奥興高奥再傳而宗立廟嚴又數傳而閩人生至南屏公大顯於位庸李子曰

得時者亨得勢者長得人者昌中原亂則海隅罔兵是謂得時山水環則風氣結是謂得勢禮義行則乖離弗生是謂得人得時者天得勢者地得人者德高氏具焉三才備矣建標而訓以之教國可以敦國以教天下可敦天下夫合抱之木蔭廣畝者其本深也得其地人以永之天必篤之矣所謂栽者培之也若高氏者雖百千世可也人苟則之同百千世可也斯訓敦之義也

原火

江西火省焚或曰火弛歟或曰火借或曰以侈或曰亢也燥熯之沴會他郡若邑亦火以問李子李子曰火省無省也夫署以官立官以體正體正則德敷德敷則才闡才以令布五者所以植邦而定亂也定則民安民安則兵革不興兵革不興則和氣應而災害弗作是故當令不行是曰慢期用才遲乏是曰涼力執持靡堅屈衂洊至雖德曷行矣德沮者侮至侮則弗威孫敵授柄闕鑰外扃豺虎入室體胡有焉體虧則官具官具則署不

立數者政之大蠹而天所棄也天之所棄災害必臻然無專沴感斯應矣會亢斯焚故曰火省者無省也亦言天棄之也夫刑賞異行勸戒同情思咎損盈天之道也不棄曷存不無誰有熒惑退舍厥徵著矣是故諗情拯偏式法推叅不忒不撓令之上也剛柔雜措疏通斂果明毅濟之才之良也廉平豈弟罔縱惟允德之程也不疑不懼勢不敢凌邪不可棄體之經也以是而官中外清肅吏役嚴命身之所居鬼神守之所謂天助之釐也

即有災害不害之矣此生於憂患者也若槩謂寘數泄泄以希幸亡且無日矣或曰若是則火郡若邑者亦謂之無郡若邑邪李子曰然矣火弛火僭火侈火亢又何也曰類從也予原火言其類省郡邑者也厥火詳見雜記

原壽

夫壽之品六何也生而壽者則其人觔骨堅䰍束肉其氣則蓬如然好動鮮疢疾夫人寡嗜欲能調飲食亦壽

亦有服氣導引之法夫無思無營混混冥冥合於無形神聚精凝此壽者則道家者流也道家者流壽則神秀然不閑世務閑世務于理道罔攸悖斯德壽者也故曰仁者壽然予觀蔡澤從唐舉相及許負相周亞夫等則壽又亦天數故曰脩短之紀無弗命矣窮通壽夭鮮弗定矣而世顧以為孔子稱仁者壽蓋言靜云遂以為壽不可事事古人有言曰樞動不蠹今信無他嗜溺然日用之履可廢歟夫憂樂喜怒者情也即信無他嗜溺乃

四者之情何殄矣堅制其情以悖道廢履其亦不知定命已耳故人具者形也生者神也栽者德也戕者嗜也不可易者數也故制形者堅存神者永知德者昌縱欲者賊順數者安知斯五者斯知壽矣

賈論

語人曰賈之術惡人必以為謬然不知賈深刻取贏羨深刻則心易殘取贏羨則戕物故非大姦巧不能踰等夷然賈亦不盡爾若爾常十七八亦其術使然也夫心

神舍也深刻則耗神耗則昏眊而形不和形不和則不能修于身行此非術之罪哉今天下機利莫大於鹽若貨鹽若貨散而之四方劇故鹽若貨賈尤富實易盡力而其人則率能目語頟瞬談智于尺寸之間而窺窬於分毫之際泰者則輒挈妓女彈鳴瑟即肥甘綺麗車馬珍玩諸屬與諸大貴人等矣夫賈編戶之民也而一旦音樂妓女之奉肥甘綺麗車馬珍玩諸屬與諸大貴人等則滛侈而易爲邪夫入深谷翳林而能得材者擇木

者也處奢靡踰躐而能制心者擇行者也是以陶朱公居置千金而顯名天下傳于後世故不務仁義之行而徒以機利相高者非衛欲喜生之道也

作志通論

夫述者存往者也作者訓來者也存以比事訓以闡義事以史著義以經見二者殊塗歸則一焉然自皇帝王伯之世更丘墳謨誥不陳雅頌之音弗聞於世於是聖賢君子託述作以寓志故曰周東遷而春秋作宋南渡

而綱目修所謂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者嗚呼微哉然要有傷之焉夫志者史之流也分例祖諸禹貢屬事本之周禮襃貶竊春秋之筆風俗寓同一之制宫室取大壯之義謌詩繫觀風之意夫史者備辭賾昭鑒戒存往詔來者也是以分例屬事善惡備列襃貶見之矣五方異性則風俗雜揉宫室不自立例藝文但標其目彰善諱惡忠厚之道也故稱志焉夫志者一郡一邑之書也史者天下者也小故詳大則槩然其義悉於經祖

焉所謂殊塗同歸者也

鴒雀論

舟見舉鴒者形猶雀也茸茸餘毛焉李子曰鴒知其雀乎雀知其為鴒乎鴒奚弗雀也且雀入水也雀知之乎水入雀水知雀乎雀未入水知非水乎入水知水乎易翔為潛倏汈冥焉絶林遊淵剛柔異質性情遷焉靈同形殊鷇食波食有喧無喧截喙㲉涎寸肉肉含臻臻延延飛沉漠焉烏鵲其友今魚鼈隣雀不知其鴒鴒不知

其雀孰究厥端陰陽變化玄之又玄陰陽不自知知知之誰乎闔闢修短委厥時爾故求固者雀乎雀者也

敘松山小隱

銅陵徐君墅松山之旁自稱曰松山小隱五山汪子者徐之婭也言于李子李子曰嗟徐君隱乎小乎然予聞之矣人也固斯人之徒也立弗遺世行罔離羣居匪殊域乃稱曰隱又自小之斯殆寂乎嚻者也夫嚻者棼綸塵溷之名而隱之反也是故高人之于天下也惡嚻之

賊已也于是思超然以自脫恬而不棼靜而不綸潔而不涸清而不塵凡以保寂破囂焉爾而乃舉眼無可意之事開口鮮契心之友和通有轇轕之擾孤亢多危疑之憂于是乎即山居焉以泉石猿鳥足以寂吾而絕囂也又撫松盤桓焉以厥毛可衣實可茹厥颯瑟琴可聽厥色冬青厥根苓食之壽是之謂隱然君子弗之取何也以行之非中也夫人有仁義中正之彛以成身也有耳目口鼻四肢之嗜以全生也有父母妻子君臣朋友

之倫以振經也若一切山居而松游惟隱乎躭是絶物之行也夫寂嚻不于其迹于其心者也故處梦而恬者真恬者也在綸而静者實静者也於溷而潔者能潔者也居塵而清者大清者也夫徐君者固有人道之倫仁義中正之彛者也耳目口鼻四肢之嗜度而不逾孤而無危亢而無疑和而無擾通而靡隨是迹嚻而心寂者稱之曰隱又自小之殆是之謂矣汪子曰嗟達人知言上士明心李之謂哉吾徐之為人也處轇轕塵梦之區

而有泉石猿鳥松風飡苓之高烟朋霞侶登吟坐嘯雖日有餘情而仁施義懐厚化敦俗見斯為之矣故不山而山不松而松不隱而隱是曰小隱李子曰嗟予讀貨殖傳矣以今徐君觀之而知遷之言過也其言曰巖穴隱處之士設為名高者亦以利耳信斯言也則伯夷為矯巢由為偽開倉賑飢者為沽名解衣救寒者為飾譽以今徐君觀之然歟否歟予故曰讀貨殖傳而知遷之言過也汪子曰惟誠動天徐君五十無子後閤十年不

字今乃字足以占其非利而為之矣

說農贈薇山子

李子明農於大梁之墟有洞微先生者過覲焉李子無患而修具先期而戒種相壤以遵播驗粒以斥惡竭力以勤本警惰以集事守一以俟時節財以浚源蓄衍以防歉洞微子曰善哉子之農可以喻政今杞之政其人乎李子曰予鄙人也癡癡浞浞禹牛耒耜閒耳挹雲氣臥桑陰聆禽音焉耳奚政之諳也子證之杞洞微子曰

杞之尹薇山子者少而飭躬長而勵行敦禮嗜文保貞馳問籍之白茅射隼高墉非農之脩具者乎其臨政也滌穢剔垢範才效良操綱展目程猷經謨非先期戒者乎大結則斫小結則斯䟦之用剛懐之用柔蒲鞭示辱析楊威暴非相壤播者乎敗羣之羊必除梗類之草必鋤非驗粒以斥惡乎夙興夜寐無小弗親無隱弗究無瘼弗詢非竭力以勤本乎録善奬能𢗅難矜愚日計歳期亡業者復游食者務非警惰以集事乎不違道而干

譽不矯情以釣名不飾言以要進不捷徑以求速非守一以俟時乎政之行也則均衆寡定伸縮息喘止呻抑過埤損儲羨慎餘潡帷罔棄木屑是收非節財以浚源蓄衍以防歉乎李子曰予之農于墟也第知凝凝混混焉耳不知杞之政似也洞微子曰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夫事萬而理一者也梓材曰若穡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為厥疆畎李子遇杞士于郊東傾蓋班荆而坐以洞微子之言質焉士曰予挾簡策誦先王人也杞尹則知

之矣不知其政也李子曰請言其尹士曰劉之尹杞也吾見其官理民治教行政清焉耳而不知其具何也見其豫而立備而無患焉耳而不知其種戒也見其淑慝區彰癉明焉耳而不知其相而播之也見其善人多而猾賊匿焉耳而不知其驗而斥之也見其繁剸而錯剖壅決而棼解焉耳而不知其竭力勤之也見其荒蕪闢疆埸飭焉耳而不知其警惰集之也見其不矜巳不凌物焉耳而不知其守一俟之也見其乏不懼匱不憂焉

耳而不知浚源防歉之有道也李子曰甚哉杞之政似農也洞微子得其内士得其外外者其巨也内者其細也細功也巨效也甚哉杞之政似農也薇山子之所行也例邑有異政三年則旌拔焉薇山子未三年獨旌拔焉他邑尹聞之賢也靣以之赤下也吐舌嚳愓洞微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之官子不求之身而欲達之官而欲異等拔乎李子曰粗者精之寓小者大之始近者遠之自以杞之政政于國國不治乎以杞之政政天下天

下不平乎嶶山子行矣予癡癡混混農間日望子矣

敘九日宴集

嘉靖四年九月九日趙帥觴客于青蓮之宫懽焉于是空同子立韻賦詩焉衆和之裒然而珠聚爛然而錦彰主人賡焉鏗然而卒章賓主既洽氛翳戢廓霜清日晶臺殿下陰鈴塔謦風林影颭瑟落葉乘之既昏復白皎皎布地葢不知月之在天也空同子覽于衆詩乃喟然而歎曰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夫天下百慮而一致故

人不必同同于心言不必同同于情故心者所為懽者也情者所為言者也是故科有文武位有崇卑時有鈍利運有通塞後先長少人之序也行藏顯晦天之界也是故其為言也直宛區憂樂殊同境而異途均感而各應之矣至其情則無不同也何也出諸心者一也故曰詩可以觀是集也趙帥張尹則彙征有期藍帥白帥王帥則剥牀未釋王尹則不遠復者也黄子和子咸丘園之賁左生和生則利賓于王者也故曰人不必同同于

心斯之謂也

贈蔡氏

蔡子轂河間之寄而守備乎江介其行也其友祖禹北海王子為之賦江漢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封丘黄子為之賦北山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歙鄭生為之賦無衣曰王于興師修我戈矛李子曰竊聞之守者對攻之名備者先事而立之義也故兵非不攻也不上攻也非不貴機也備者無患也書有之矣孔子亦曰凡事豫則

立豫者固備之義而事之先者也蔡子者武蔭而文登者也度機審勢銷患於未形不在茲行乎天塹不江蔡子者塹乎於是為之賦六月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題史癡江山雪圖後

雪之天黯䨴凡雲色異獨雪同詩曰上天同雲是已雪之山巔不骨谽谾淺蹊徑迷雪甚則樵不入雪之水雲同天一有舟蓬白而人蓑笠之則水見矣雪屋簷直或明其囪柱然不見茅與瓦雪之驢下視凌兢若臨窞蹈

穴雪之人目曠而神斂眩眩然光奪之也雪之木枯則白其上皮花葉雪則皜其心雪無風則匀匀斯畫矣即妙筆弗畫弗匀之雪何也勢使然也畫之勢貴粗濫近詳遠畧情貴雅而包蓄貴減而宛氣貴豪而洶色貴凜而潤五者雪之良者也李子嘗論及畫事田生曰其惟史癡乎江山一圖近之矣是圖今落于吾家李子取而觀之曰微癡吾誰與言雪

題三王詞翰後

夫禱而永之存乎愛闡而德之由乎敬傳而遠之繫乎言亡而生之本乎思永莫如仙瑤池者媛之仙者也禱人之王母而王母之者愛其愛也然必德焉稱是謂祖孫之懿闡懿彰德敬以之矣孔子曰言之不文傳而不遠故愛非言曷昭敬非言曷顯嗟玉溪子頌而究歟端溪子音而展歟龍湫子暢而簡歟夫三子者言足以闡矣然義主乎永情觸於思故著谷子誦其言而淚詠其音而悲蓋傷其王母之長歸故曰亡而生之本乎思

題明遠樓詩後

夫握樞居要則奄飄江湖處幽履閒則心懸魏闕所謂情以地殊音由感發者也矧登高能賦古稱大夫之才而采詩觀風今有監國之任者乎紀元之歲時葯載華兹筵是開四子邂逅于一樓俯喬嶽覽長河眷焉有感于斯游爰各賦詩一首嘉靖元年秋九月也

題琴竹詩後

不音而音者用之心者也不物而物者資之深者也不

聲而聲者託諸吟者也心之用莫如琴深于資莫如竹吟而託之則詩生焉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資愈深資愈深則心之用廣矣是故君子貴琴焉非專于音也貴竹焉非物之也又必詩焉雖聲而非聲也嗟陳子胡為琴嗟郎子胡為竹胡為吟知斯義者遐哉夐乎

毛監察登樓詩䟦

夫陽春雄于寡和白紵侈于衆歌均之為調何難易頓殊也元首之歌倡巳賡繼然孔子與人歌也則又必使

反之而後和之何也豈非同情者感同聲者應歟今觀毛君登樓之什而詩之道見矣詩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感應之謂也

題東莊餞詩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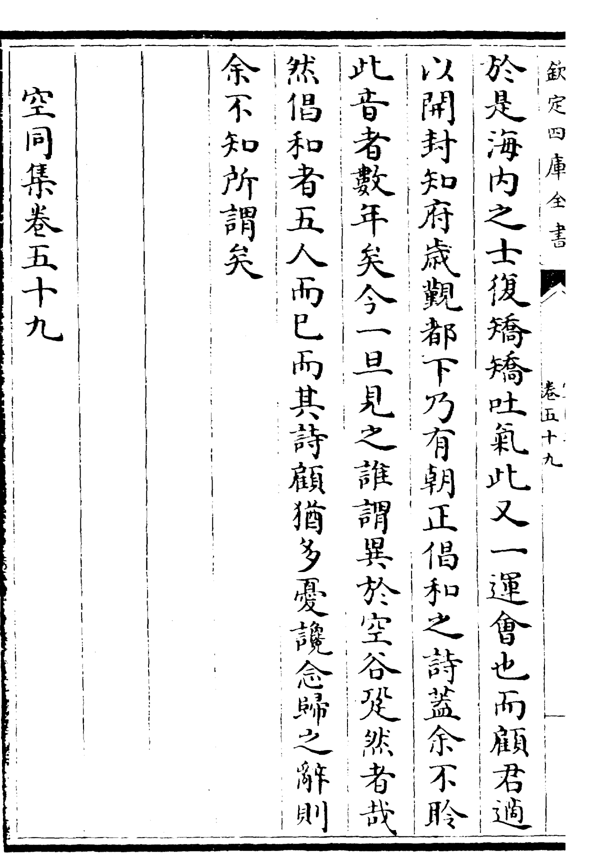
夫天下有必分之勢而無能已之情蓬飛梗流忽聚倏散斯其勢能必其不分哉孔子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夫既東西南北人也于其分不有悵離思合者乎於是筵於庭祖於道觴于郊嬉于園不有繾綣踟蹰者乎斯

之謂情也情動則言形比之音而詩生矣夏公之撫治鄖陽也諸公筵之祖之觴之者故無不用其情矣乃今又嬉于吾園搴初英扳柔條驪駒既駕旌旗向東不有悵而思者乎然莫之能留也故必分者勢也不已者情也發之者言成言者詩也言靡忘規者義也反之後和者禮也故禮義者所以制情而全交合分而一勢者也

朝正倡和詩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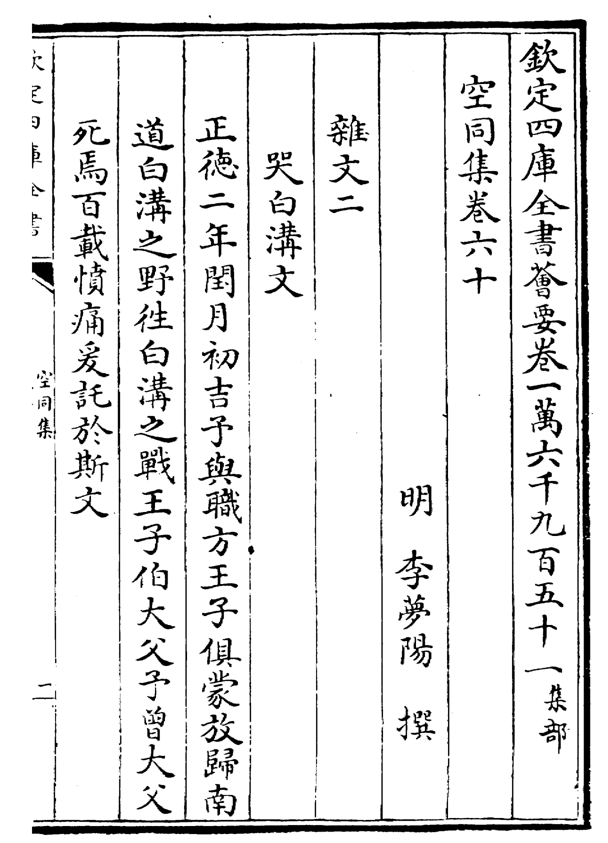
詩倡和莫盛於弘治葢其時古學漸興士彬彬乎盛矣

此一運會也余時承乏郎署所與倡和則揚州儲靜夫趙叔鳴無錫錢世恩陳嘉言秦國聲太原喬希大宜興杭氏兄弟彬李貽教何子元慈谿楊名父餘姚王伯安濟南邊庭實其後又有丹陽殷文濟蘇州都玄敬徐昌穀信陽何仲默其在南都則顧華玉朱升之其尤也諸在翰林者以人眾不敘自正德丁卯之變縉紳罹慘毒之禍於是士始皆以言為諱重足絫息而前諸倡和者亦各飄然萍梗散矣賴皇帝明聖斷殛元惡仲拔英類



於是海内之士復矯矯吐氣此又一運會也而顧君適以開封知府歳覲都下乃有朝正倡和之詩葢余不聆此音者數年矣今一旦見之誰謂異於空谷跫然者哉然倡和者五人而已而其詩顧猶多憂讒念歸之辭則余不知所謂矣

空同集卷五十九



空同集卷六十

明 李夢陽 撰

雜文二

哭白溝文

正德二年閏月初吉予與職方王子俱蒙放歸南道白溝之野徃白溝之戰王子伯大父予曾大父死焉百載憤痛爰託於斯文

嗚呼嗟哉此何流兮皓沙千里霜霧四興荒濱斷岸陵沉谷崩積骨成丘衝波沃雲月星夜昏殺氣晝屯粤春事之既載廼予邁于兹野覽殘墟以掩涕褰故柵而維馬暄氷泮而復峙辰物鬱而未申日蒼莽兮將墜天慘悧而愴神前儔佇以驚顧追侶悵而增慼跂欲進而躑躅哽歔欷乎內惻爾其龍蛇鬬爭雌雄未決戰形闢兵營列乃有秦楚善戰之士齊晉詭謀之生接軌方轂抶地維而劃天門甲光鏡四野戟枝亘長雲鉦鼓鳴兮河

海竭軍聲振兮山岳裂嗟時弗利甬道絶弱之肉强之食飲人尿咀馬革遂爾横屍蔽畛崇崗載流哭聲振天漂血成溝賤至臺隷貴或君侯刃剸其骼戈穿于喉践為土沙疊若陵丘魂營營以無歸骨交加而臥霜鬼啾唧以宵嘯人懍懍而斷行風陰陰以四起折鏃朽髑雜瓦礫兮飛揚嗚呼此為何流而有斯戰場邪竊嘗究性命之原推興替之端民死等于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彼短兵兮既接耆天傾兮地搖乃有睛被剌而不轉膚受

剗而弗逃此結纓抗論之夫甘心烏鳶之口膏野草而罔顧者也猗嗟我祖生為士雄死為國殤岱華摧而敦支玉石灼而並戕委萁肝于塵沙滅聲景而永藏雷霆結而迅音烟飈烈而怒揚神怦怦以縹緲馮悲氛而望故疆猥小子兮何知纘箕裘之末躅慨時命之難忱懼遐耀之堙辱憤原隰之哀棄束無棺而葬無塋丏墟壙以冥索林莽杳兮縱横腸紆迴以崩裂涕闌干而染纓物何微而不昌德何遠而不存軫將發而復結托哀響于兹文

咎旱飇文

二年丁卯自一月至於三月不雨恒風窈冥晝晦

李子於時寓大梁之墟作丈傳曰僭恒暘若霿恒

風若咎在言與思京房曰欲德不用厥災荒又曰

顓事有知誅罰絶理厥災大風天黄

雲乎將興飇爲厲兮陰陽將交歙使離兮聲威鼓烈𢇁

誰怒兮屯膏弗降孰之咎兮吁嗟汝胡不仁兮亶不畏

民不畏天兮揚沙晝晦拔林木兮旣顛我禾又發我屋

兮賁兵敹天雨霾颮颮兮頫頫洶洶砉磨軋兮樹無留柯彼羽族安託兮殪觳破卵賊物和兮虫獸惶擾塌翼血趾負嵎喙兮吁嗟汝寧茲遂兮日月喪魄天地易位兮五星錯而背行寒與暑其倒置兮三川皆震龍失勢兮巖谷崩衝轟砰礲硿騰潮沃日灉太空兮莽千里乎無人塵冥冥征兮城郭晝閉慘光精兮嗚呼天監臨四方明明厥維亦孔章兮聿茲若罔知哀我民罹兮辞曰已矣哉天既不弔而予何為獨憂苟使豐隆秉競而不

回兮豈屏翳之足仇彼雨師又容與兮曰匪予之承電犺犺以斂耀兮畢翕翕而將輿（畢為車主風）嗟爾今之人胡惜莫懲

禱旱文

伏念日者春膏未濡夏暘轉亢虐炎毒蒸焦我嘉穀瘠我六畜百姓惶遽四境告災某等閔焉抱憂中心如焚食弗甘味臥靡寧席蓋數月于茲矣雩神無應籲天則高跼蹐内咎咨歎無聊竊念祥異之來乖和是基是以

婦寃致旱獄決獲霖揆昔諗今卓有顯徵意者某等鎮之寡道憲而未貞漏奸仆良政乖法頗田畝困而無伸閭閻怨而罔聞不然何雲興遽散垂雨而風塵霾晝曀星河夜明官之不職神官是殛元元何辜罹斯慘極某等伏又念大嶽巨靈生命攸司豈宜舍其有罪殄我羣黎民無孑遺蟣牲疇供黍稷弗繼神祀或窮秉誠洗心齋沐告神造雖靡躬情則篤至惟神鑒之惟神之賜

其二

某等伏念百穀布地二麥幸秋雨澤鮮少恒暘轉亢實
青而乾苗芃而稿風霾熱濁蒸為癘疫飢病枕藉餓殍
載途哀哀我民罹茲慘毒日者抒悃告神責躬祈福而
咸腌未通屯膏罔濟是以雲垂垂而飈興雨微微而日
出土夜濕而晝焦禾晨雩而夕涸某等伏又思休咎徵
事箕範有文祥異從人京傳著訓顧斯亢陽之虐必由
乖政之致某等疆土是職救災寡術觸目抱懼捫心慚
恧每欲以功而補愆神其鑒來而宥往夫好生者天地

之德矜迷者神明之恵尚昭昭而溥賜庶怲怲而釋懐潔牲用陳苾酤是薦我心或欺神則殛之無殃我民惟神鑒之享之聽之

謝雨文

伏以日者陽亢旱虐饑歉疫癘民弗堪災某等憂懼靡寧布誠禱神荷蒙昭昭聽察赦愆矜愚憫窮悔禍三日之内驟飈暴涷霑灑遽至雖土膏未接禾根未濡然神之格我佑我亦云驗矣某等伏念天地之於物猶父母

之於子父母不棄改過之子天地宜鑒洗心之物尚冀自今震雷時奮甘澍普零俾公私各足黍稷有馨庶報神無匱竭之虞元元有更生之望我牲鮮潔我酒清洌敢以謝神敢以再祈于我神惟神鑒焉

白室銘二首

李子葺室貴州署堂南掃地而鏝壁上𥳑旁堊窗然而皭銘曰

雖有至潔弗慎則污雖有上智罔念則愚至人皓皓游

心厥初太虛爲與恬御靜驅細人絢志斯追斯琢役采捐質離奇紛錯維室生闇維虛生明維厥至人光凝素行介圭之璞玄酒之馨匪伊勿則含淵乃貞

其二

夫白生虛虛生明固矣然心與室異乎能新其汚而不能必其不汚非室乎非需人以立者乎由中而出發于言而作於行汝尚安所需乎是故後汝繪事涅而不緇觀于爾室果異邪否邪

獨對亭銘

獨對亭者白鹿洞書院亭也亭在書院東枕流橋北崕上朱子舊遊處也其下則峻溪湍灘衝擞乃其崕下广而上砥陟亭西向適與五老峰對又崕間劖風泉雲壑字大如斗亦西向故曰獨對云獨對者前副使提學無錫邵公所名也詳見其所自記後十年丙予來陟其亭夫獨之言孤也對者主賓也方吾之未來則所謂五老者固謂吾賓也及

既來也陟亭而對之則吾非若主耶何也亭吾亭也夫亭不吾常一往而一來曰獨對何也大化流行而不停往者去之來者主之我既主之則雖謂為獨對不過矣自有茲峰也周匡氏漢嚴下老人唐李白氏李渤氏率皆來率對宜皆曰獨然而邵公不與也其言曰仁者壽五老峰壽朱子仁是宜獨對方我為之主對固我也其往也不謂我獨也此其人高下之倫造詣淺深次第學術端邪之等

不於斯而占哉且匡氏巘下老人吾不知其何人矣然而白也予知其文也渤也予知其節也夫二者猶不得獨與峰對然則來主是亭者盍亦思所以獨對者已矣予無似追昔從邵公講道許下今廿餘年矣不謂繼官而同地均業共職有茲來也自顧品下詣淺志難端而履弗力於亭今即主也然逆知來者不與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願及茲勉焉以副許下之盟乃為亭銘銘曰

巖巖五峯若翔若垂當其東南我亭對之惟混沌初磅礴賦形彼得其峙我得其靈其靈其峙一元所爲曰靜曰壽仁者如斯於穆巖洞嶺迴溪環桂松盤盤學宫是基鼓篋摳衣四方攸歸弘本立教爰自考亭人遐跡存崖劖熒熒如日如星邵子爰構獨對斯肇於微紫陽孰並而當淙淙者澗有源有泉不有哲民疇開我先五峯巖巖永斯在斯跡殊理同哲其我師作銘于亭來者式思

井銘

故井崩塞汲溪焉飲春夏交溪毛茂芊蛇虫毒可虞也正德八年冬至予至南康府使學生劉峻往書院視地掘井得諸亥方厥日甲申是日也南風至穿土數尺石阻集力除焉始艱而終利有泉上涌甘冽然慮溪侵也布埿其底覆石泉旁出焉甃甎而上石牀約口五日而井成余究惟易義繹孟氏譬旨乃為井銘銘曰

厥道流形水行地中導之斯湧無卑無崇維愚靡為于潦于澮為不及泉是曰中㾷於井斯肇亥位廬麓源源澄洌匪濫匪竭艱始終利孰曰匪力静止用發惟義之則含陽潤陰炎寒冬熱勿鮒勿幕九五終食出時溥施視受為容吸華茹甘挹之必充濯煩滌汚費而弗勞爰薦神明以亨以芼彌遠彌馨聖澤攸陶

六合亭銘

仰觀俯察八荒在兹處高見大登之自卑來者敬聽勿

遽勿疑

端硯銘二首

世以眼貴而汝無此人其瓦礫汝

其二

台端若方女式虚内女式越若鈍静亦乃式乃磨不磷涅不緇允兹在兹相台

石几銘

李子獲石焉平而方為几焉而銘之銘曰

色乾之清質坤之剛扣之鏗然平直靜方我有嘉林度汝其旁汝憑汝依可詠可觴我有兄弟友朋親戚燕無豐約來惟汝覩朝之夕之汝懽汝暱人情靡同汝應則一浴露呑烟瑩月烜日孤貞介確光澤縝栗雖有霜霰毒蒸厲飈侵之不入而撼之汝摇哉

孔子賛

鳳鳥不至人莫我知行廢嗟命獲麟竟悲已詘道信萬世攸師顧學謂何小子敬思

大舜贊

聖狂天淵一念則分孟欽大孝孔贊克君袗衣鼓琴今如見之我猶鄉人雞鳴孳孳

齊太史贊

崔杼弑其君莊公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贊曰

皇天厭德逆徒干經國既無人亂是用丁桓桓太史抗

言討兵舍命不渝蹈仁秉程一門三烈巖巖茂名

三仁贊三首

啟喪厥馭姦宄師師天乎下啚神罔攸依國既顛越我

寧獨支何其發嘅決于二師三諫遂行允哉睿思

右微子

於維哲人知微知彰譬如滔天涓涓是防象箸道奢瓊

宫兆亡鼓琴自悲過衢佯狂洪疇翊聖朝鮮錫昌

右箕子

箕啟存祀干以殺身啟稱七竅孔贊三仁烈烈太師實
惟國楨人之云亡邦是用傾鹿臺玉焚麥秀呑聲

右比干

宋龍圖閣學士范公畫像贊

予觀范龍圖則慕其人嘉其志觀龍圖出處則哀
其時予過無錫秦氏獲覩其畫像峩冠法服莊嚴
弘毅葢得其彷彿焉則又識人心不泯不然即顧
吳更生安所置毫哉予生長環慶間與故老談龍

圖扼元昊事雖古名將何加矣於是薰沐再拜贊

曰

有偉一人清明令儀三代遺才百世之師

鍾馗贊

唐有進士鬼之司直夢中誅邪帝寤驚感雖寤匪寤内

艷外佞曾無如馗是匡是正禄食者誰我言敬聽

張將軍畫像贊

我崇我官有徒嘽嘽我服我丹有𬋘盤盤盤盤者𬋘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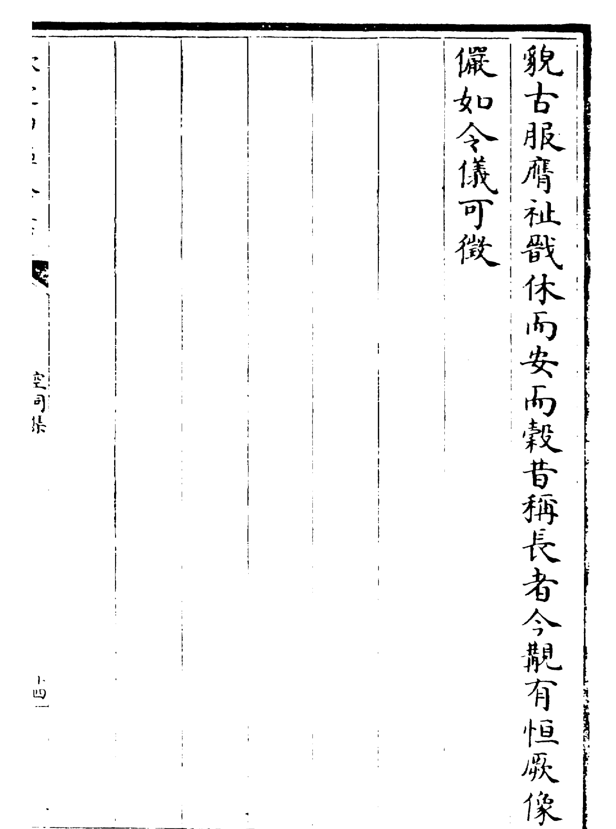
子之賜嘽嘽者徒天子之畀何以畀之以代以征何以賜之汝陟汝明北徼是清南蠻是平將軍者誰姓張桓名於赫將軍魁軀長髯戰陣能勇處已卑謙禮士若訥臨下威嚴動若虎蹉靜若女潛將軍之馳如鳥之過之矢之發當之者破此衛開設將官實罕將官豈罕損於自滿於美將軍年始向強髮黟顏渥膂力載剛萬兵罔雄百戰匪奇慎終如初文王我師

劉文華畫像賛

劉文華者大梁之逸民也脩而弗耀老而靡怠潛於塾顯於醫訥焉如愚有而罔居君子哉君子哉

贊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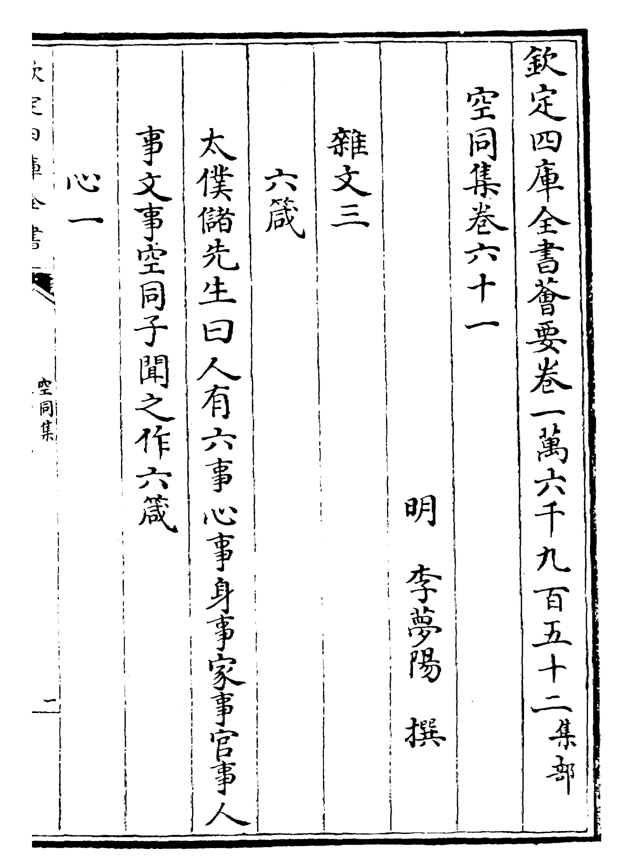
嗟乎文華人貴之欽君也衣布人富之歆君也寒素利人之趨君篤者義勢人之附君遇則避嗟乎文華金不出鑛玉隱於璞一壺懸市百錢停卜縈期帶索韓康賣藥彼嘵彼呶我守之訥彼侈彼矜我守之約嗟乎文華褧衣内文宫鐘外聲閭黨敬禮月旦優評鄉飲是賔古



貌古服膺祉戩休而安而穀昔稱長者今靚有恒厥像

儼如令儀可徵

空同集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二集部

空同集卷六十一

明 李夢陽 撰

雜文三

六箴

太僕儲先生曰人有六事心事身事家事官事人事文事空同子聞之作六箴

心一

不可對人言曰慝言之而不行曰惑行之而不至曰晝非所存而言曰賊亡是而靡獲自盡則天也

身二

烈女能必其巳之不汙不能必其天之不慁時之弗踰夫是則烈女也巳

家三

有負郭田百畝蒔桑數十株可以聚廬矣進竭其躬退為耒夫不亦可乎

官四

君子徇道志士徇名啬夫徇利是究是圖毋䩄厥位

人五

信道莫如守己省事莫如寡交君子曰中古貴施報剳以禮至斯應之矣

文六

古之文以行今之文以葩葩為詞朕行為道華嗟彼千鈞一髮奈何

六戒

匡衡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

李子讀而韙之著六戒

太察一

容以畜衆察則無徒先民有言毋及淵魚厥眢聖王瑱耳纊目聰罔弗悉明靡不燭

聖明四目復達四聰縣鼓置鐸維恐弗通頗任生奸偏聽生讒紛蕘罔遺大道之咸

蹇赦二

勇以仁奮强以義發用之弗端鮮不殄伐受絶於武桀隕於湯秦政弗戒二世而亡

太暴三

匪陽曷舒匪陰曷藏弗濟以義仁曷由臧孝元優游漢

無斷四

業用隳榮衡丁其時空言式悲

後時五

有虞鼓琴穆穆其和及聞善言沛若江河王者之德應時若響居則山靜動則飈往

遺忘六

衽席崩變蕭牆伏憂遵藪射鹿歸而忘牛武事四夷海內虛耗垂暮攸省輪臺有詔

榮養堂頌

彼美者堂有南其戶前臨伊闕緱氏嵩阜文杏為梁蘭
橑桂柱誰其居之樂彼壽母桓桓大夫建旄茲土夕之
晨之登降堂只豐膳孔時籩豆纚纚剝有肥羜膾有文
鯉維是大夫崇志逮辱人以體養我養者色夙夜寅畏
內訓攸服洛水泱泱貫於斯城母氏壽康子也令名

三仲頌

湯湯湝水流清源臣誰其濬之爰美爰聚珠必駢輝鶩
豈孤翥瑤海既光赤霄攸煦伯氏明經郎曹發硎賈帷

載搴召棠繼青大國用監汝相汝卿仲游蘭臺季也黃扉豸冠鷺紳分直彤闈爲草指佞爲羊觸邪如桂之馨如玉之華是曰三仲一門萃之萃之伊何三仲連芳歷祀三十乃驗乃彰事有豫定神有前識易垂餘慶書闡陰隲匪善匪積厥夢詎獲

遯菴辭

石淙夫子舊居京國有室一區突靜幽紆左圖右史前授生徒是之謂菴而稱遯焉愚也竊嘗慕之

而未獲遊也後夫子提學關輔愚始得隨鄉邦士摳衣講坐下然自恨限於勢分未幾竊科第輒復違去不得從容左右如菴中諸子卒業以立於世而有私幸究緒論遵顯則若有自得焉者雖不敢自謂得其門而入亦不敢茍焉以自棄乃作邃菴辭以志愚衷辭曰

蓀壁兮桂宇葯橑兮在下水潏潏兮溜渠蘭葳蕤兮當戸菴之構兮何所接紫闥兮崇期菴何為兮閉寂窈棼

楫兮參差薮脩櫳兮連延錯鎮甓兮委虵穆空洞兮内啓豁廡隅兮外直回巷前通兮嘉樹後植邇莫可探兮遐乎可即匪邃曷名兮厥惟菴德菴中兮何有玉佩兮青衿恵我人兮不貎以心遹我人兮可宗可桷可棟可楹兮維菴是學赤帷兮翠幰菴中人兮西遊斗暉暉兮晝揭嶽巖巖兮夕秋予邊鄙兮賤夫悵瞻菴兮弗早幸門牆兮未麾矢貞心兮恒保

挽歌辭

中庭閒兮今日何日繐帷揚兮苔生於室悵游子兮西歸木颼颼兮風振悲邈山川兮愁歎興望城闕兮寃若崩壓故堦兮弔叢薉白露隕兮霜霰繁椒酒兮桂漿羞余珍兮杜蘅神懭恍兮若來奄踰佚兮逝不回柏輀兮杉櫬丈幢兮素旌送完璧兮山阿從君子兮允寧

許子誄有序

正德三年歲在戊辰六月已巳工科都給事中許天錫卒李夢陽曰嗚呼哀哉許子乃作誄曰

閟產其傑受命端固孤行介直踐道靡豫爰放厥辭靡屆靡究執言不回貞厲獲咎懷誠匪察瀆經自劾踰中奮志白刃是蹈義同尸諫信勇可悼伯竒申生厥履是紹

月鳩癡人對

張生含者金齒人也含侍其父南園大夫於京師嘗從北郡李子游李子居梁也有稱月鳩癡人者見焉見之則含也李子曰子奚斯稱也張生曰含蓋鳩於郡之大

保山紫焉月東出則對塢而升光觸形應劃焉顏破遁映曾入虧菽流徙放也檻輝堂白枕簟波溢含也於是出塢而立仰而視俯而睨恍乎若失已充乎若有獲也久之塌焉而忘李子曰嗟冥哉且子忘者月乎塢乎張生曰含始見其巖砑焉瞑木爛焉析實浮虛繫谷泠風淅巳而耳更目易迷不知所精發靈飛飄若鴻翥矯雲霞舉不知孰月安知孰塢山中人有呼含者含兀兀無以應也於是山中人走告南園大夫曰而郎癡於是大

夫乃亟召含問故含兀兀無以應也大夫乃大驚撫含背曰兒真癡邪於是遣含復北游於京師夫安一技者難語天池之運據腐之鳶仰而嚇鵠者非其智不如也處小則大者眛恬於幽則熠乎眩故觀廊廟鐘鼎之盛則事功之心興覽聲文冠冕之會則進為之志增與四方豪賢友則識廣學登於是冥寂可移而癡可遺也李子曰大哉大夫之教子也含歸何也張生曰方枘圓鑿雖公輸不能强之使入故材有異宜性有難移彼巧我

拙彼佞我訥彼通我塞是以諸弗入也京師識含者不謂含弗入也顧咎含曰子奚不仕含兀兀無以應也乃又咸大驚曰南園大夫兒癡含自笑曰後癡人癡前癡我癡吾人癡乎寧我癡乎於是月塢癡人稱焉李子曰異哉若是則子之癡瘳且有時矣吾不子病而子之幸

虛里子對

虛里子問於龍溪公曰敢問處世有道乎龍溪公曰有渾渾默默惟道之極窅窅莫莫惟神之窟虛里子曰異

乎吾所聞君子䙡人之爽告人之𣪍於是龍溪公勃然變色曰迂哉遐乎子之言也且予以若為爽非欲其靡爽邪若不以予為欲其靡爽必將曰是誠詬我必孽予之短還而詬之曰亦猶吾子之䙡我也語若以𣪍若不以予為欲其𣪍必將曰是誠褒我褒陵之褒必思以加于予者復之曰亦猶吾子之告我也二端交戰於中故面然而背詆公與而私忌羣議而單詛如是有不危邪夫䏌譽者世之恒情希勝者士之通患今徒示直以賈禍吾

竊於子弗取矣虛里子曰予成若德焉爾知不知奚恤焉苟有以復我適我乎葢苟孽我奚辱焉龍溪公曰惡是何言歟愚龍溪鄙人也往有翁出龍溪之野見巨卵五色携以歸伏以舒雁居頃之剖子覍頟尾𧙗蛇身四足青黒斑若鱗是日瑞氛鬱盤紫氣亘下上翁大驚喜祝曰茲殆龍子天錫我祉龍子性劣惡好緣樹騎屋翻盆倒罌生之日雞犬咸鳴走龍子又嗜血食翁顧無所得血食若且怖於是齋沐諏日請龍子諸溪焉適有婦

浣於溪龍子擊殺食之其家因即擊翁曰是翁家物後數年夜雷電有龍降翁室繞其故巢三匝而去夫今之欲成人之德者不爲豢龍翁幾希矣故君子之於人三宿而後見非崇傲也三年而不言非貶行也誠不通則交不固中不孚則聽不入故楚客以售璞遇刑齊人以操瑟蒙詬國佐以語盡見殺屈原以言直殞軀奈何逐汶汶之煩而招訑訑之謗乎虛里子於是䩇然笑曰子之言似矣獨不曰拯溺不畏濡履救焚不惜燎衣必欲

為渾默窅莫之行必剹而後充者是豈可哉龍溪公虓然不悅曰予不聞坤著括囊之文蒙闇擊蒙之義詩申玷圭之詠傳立守瓶之訓信如予説則三緘之鑄孔子奚取焉二子爭論不能決明日以其言質諸中河子中河子不答鼓枻而去歌曰瞻彼中洲兮有鳧居居翔而復集兮擇匹而游渴飲水兮飢餐吾魚夫復何求兮

馬對

秦子北游京師墮馬傷足時郁郅子亦有霜露之疾二

予共巷而處郁郅子素善秦子居頃之謂其門人曰西不有秦子乎然吾聞其人矣非所謂守道自信者邪於是作黄鵠之歌以其門人上官氏為使往遺秦子秦子是日會使使來遇諸塗使異其事各反於主而後交焉久之秦子愈先造郁郅子遂及墮馬事郁郅子强起問故秦子曰吾南產也不習馬出卒假人馬即不解良惡是以墮爾郁郅子曰異哉言也且子能盡習天下之馬乎曰不能能盡解其良惡而後假乎曰不能曰二者既

不能矣子能終身棄馬乎曰又不能曰子墮馬何傷曰傷足曰幸若是鄉使傷藏絡挨脏磕腦抉背毀齒子尚能即起邪殆哉殆哉秦子聞之讋慴無人色呫呫語曰奈何先生幸以教之郁郅子曰眢者伯樂學相馬於其師三月不進其師曰可以益乎伯樂曰未得其骨三月得其骨矣曰未得其神又三月得其神矣曰吾未得馬之外竟盡其師之術乃辭歸於是持以相天下之馬聆其聲而會其精睨其形而貫其靈然後天下無逃馬當

是時也而服於習乎今吾子不求諸馬之外曰僕僕較良惡墮且滋甚秦子於是囅然笑曰闊哉譚也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予以伯樂望予無乃過乎雖然伯樂即幸而生今之世吾恐驪黄牝牡之徒得以鑠金而剌天也誠使人衆議堅伯樂即幸而復生故不得破其非良也郁郅子不答憮然有間曰夫物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故材美弗㧞是謂棄天芻粟豐足怠厥力是謂戕地材㧞矣弗怠厥力而世無王良造父之儔

是之謂命故馬一也遇王良造父則過都歷塊靡流景逐奔電蹀足萬里顯名天下不遇則放之沮澤之中與鹿豕烏鳶並遊豈非命哉豈非命哉皆有獻馬於楚王者王愛之衣之文繡處之華屋席之露牀之安啖之棗脯終其身弗駕也馬慚憤悲鳴蹄齧思効王一日之用王不從竟老死廐下故知而弗愛不如弗知愛而弗用不如無用故寧甘心沮澤之中與鹿豕烏鳶並遊不願衣文繡之衣席華屋露牀之安故即有棗脯之餐弗餐

也此之謂盡性以俟天者也且予亦將俟其在天者乎抑需在人者乎泰予出郁郅子呼上官氏記之頃之郁郅子疾亦愈泰予客久鬱鬱不得意乃卒取學職往教於楚下邑郁郅子往餞之曰子記疇昔墮馬之説乎子之不為天下知亦久矣奈何雖然行有物色子者第行矣

郁郅子解

郁郅子寢疾杜門謝客客無以見也金城段炅過武功

康海問曰郁郅子何以不出康子曰郁郅子疾也段子曰郁郅子疾乎疾奚杜門謝客疾而杜門謝客是有託者也盍謂郁郅子忠臣不潔名以碁君君子不違衆以要勲且未形而彰是曰自戕無憂而戚其憂必集若誠有託譬諸縣鐸急趨響必及之矣康子曰咈是因郁郅子也吾將見郁郅子明日康子固請見郁郅子於是郁郅子擁黄狐之裘馮文石之几尚以白雪之縠强起見康子坐上坐郁郅子休安若山貌若敷腴徐覘其息俞

俞于于焉然顧有靡豫之色康子於是辟席問曰夫子奚病也郁郅子欠伸喟然仰嘆久之目康子曰吾誠不能狀吾疾吾始焉愁焉若飢若思若悲已而輪囷於邑怲怲悒悒糾錯積鬱其狀絲棼埃結氤氳靡絶發於脾縈於心浸淫於肌腸腠理之間充之不見其際究之莫知根柢敺之未已觸之復起故居則恍焉惚焉悦若有遺步之不能端履也夢岑岑焉若將舉而控於帝閽家人驚怪詰予予茫然無以答也故陳之鐘鼓管籥不知

其為音炫之黼黻繁縟縣瓅結緑不知其為華㗕之芳醲珍烈之品不知其為甘故飫之不肥膏之弗澤問之其可名象而排之不能自解也然徧國中無醫之者有玄機先生者號靈醫徃使迓之語以狀玄機不肯命駕教使者曰能置泰始之鼎無為之榻坐我廓然之宇食我切玉之饌元化之羮則迓我顱卒不能置故厥疾罔獲瘳康子出以其言告段子段子曰予聞在形為疾在心為憂郁郅子殆有憂乎

直臣字義

舉人吳廷對字直臣李子曰字直臣何也吳生曰廷對者對於廷之名對不直不可以為臣故曰直臣李子曰生奚直焉吳生瞿然避席而請曰直不同乎李子曰夫博問强記奮辭而駭人曰我能為逢為干此其直以言也而未必有諸氣天威臨於上斧鉞在側鼎鑊在前揚眉吐膽能批逆鱗觸忌諱屹然山立此其氣直矣然退而悔焉不可謂心也古之直也莫如史魚孔子賛魚曰

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是矣乃它日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孫者非直之反乎子讀易乎王臣蹇蹇直矣又曰遇主於巷又曰納約自牖一何曲而徐也夫水性曲而木則直二者愚夫愚婦所知也木生石底不側出不獲達而建瓴屋脊水之下也雖賁獲之勇不能使之曲也故臣無二道而直有五義一曰言二曰氣三曰心四曰時五曰勢生也奚直焉昊生曰願聞其詳李子曰夫直人者未有自不直者也故隱汚之行行於家而光大

之議揚於國共離其身而以堯舜之道責君者此所謂言直者也非直之實也故言者其華也氣者其充也心者本也時者逢也勢者用也故直言者必氣直氣者必心識時者先幾審勢者有為五者而能全則聖矣啟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孔子之無可無不可是也孟子論氣曰直養而無害易曰敬以直内學之事也通乎上下者也生也奚直焉吴生於是俯而思仰而歎曰大哉對也往謂臣之直也問焉如賁焉已矣諍焉如雲焉已矣犯

焉如允語黒子云焉巳矣而不知直之義若是浩也乃今聞教矣

維極字義

劉峻字維極何也詩曰崧高維嶽峻極於天峻者高大之名然不極不至天不天不可謂學也故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道猶山也故咸稱峻焉繼之以極夫然後高大備矣孔子贊堯曰大哉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而史臣亦曰克明峻德史言峻孔子曰則天歟惟堯極之

不亮則之哉而論者則曰六爻莫極於上聖人訓辭垂戒焉故龍極曰亢城極曰復於隍鳥極曰翰音登於天而不知易時也有位焉二者非在我者也故道以極成時以極厲位以極危成以達天時以規動位以行時而後學之義備矣峻生長匡嶽間瞻崧高者也而復業詩書誦法孔子末遊予門予名之曰峻請字予曰維極請字義予曰云云峻乃曰天曷能即至也夫孔子不云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董生兄弟字義

董大夫遣其二子見李子李子問焉長瀾次潤李子曰二子冠乎禮冠而字之吾字汝矣二子請焉曰瀾字汝巨源潤字汝真玉請義焉李子曰吾聞君子之名其子也必昭物以勗志其字人也必廣才以章義義以闡訓訓以副名名以責實夫然後父有其家子有其身名無忝實字無辱勗夫瀾者源之達而潤者玉之發也故君子測源於瀾揆潤於玉瀾以觀道玉以比德即末以驗

本緣用以占體亞小相形真偽以別故弗亞弗長弗真弗光長則瀾湧光則潤永湧以知亞永以知真是故軻之言道也稱瀾焉繼之以明以光懼遺本也記之言德也稱潤焉繼之以密以栗思務體也子亦觀水乎江漢河淮天下之至瀾也然其出岷也嶓冢也崑崙也桐柏也非其本細而末亞也卞和垂棘瑜瑾瑑瑤天下之至潤也然廉而不劌其聲清越乎尹旁達氣如白虹非其體偽而用真也是故君子志道求達考德視發於是乎

有瀾與潤之名達必先本發以後體於是乎有臣源真玉之字本植體實訓義乃行於是名副字彰父兄榮之師友成之身無損名家無棄子斯古今之共義也

弟汝含字義

二十而冠冠而字禮也弟生三月先吏隱府君名之曰孟章矣十六歲而弟通詩書大義能為絶句詩責以成人之道可也於是冠弟字之曰汝含在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夫剛柔相雜而成文之謂章患其不章何以含

之坤順道也六三居下之上得位之象人臣有美含之歸功於君坤之道也嘗觀天下無分外之事君子亦惟求其在我而已是故有所自足於内則無待汲汲以求見乎其外先王制禮盛服必襲德旌必結則服飾之章晦博文强識而讓則問學之章晦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則章於事業者必晦況三方進而位不中者乎故雖有美含之不敢挾才能而躐進坤之道也得坤之道可以常久而無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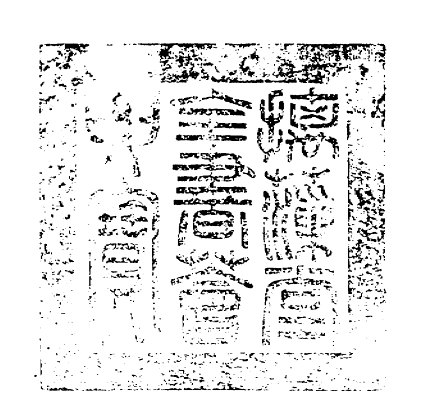
故曰可貞夫聖人之言大小前後不相背引而伸之自功業之大問學之切服飾之常細求乎言動起居苟非分外之事殆未有可掀揭以自衒譽者可不含歟有美含之而況未美者歟汝含省察無功涵養寡力有長惟恐不揚有能惟恐不知出必修其貌動必華其服又强毅多悔吝是未能有三之章已不能含矣況有之而能含歟君子退則修已進則事君所以自修者掀揭衒譽如此它日得位其不可貞也較然矣可不戒歟汝含柔

順體坤之性直方大法坤之德足於内而無待乎外居三則以時發進之於五則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其章也至矣終含乎哉故既字之復說其義

箋云箴銘法古而不遺近情字義近宋儒而不失兩漢史筆至哭白溝文可謂發幽篁而啼山鬼矣先生於楚騷其最深乎不以雜文小體而廢謹嚴

校閲至此不覺斂服

空同集卷六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羅修源

謄録監生臣南光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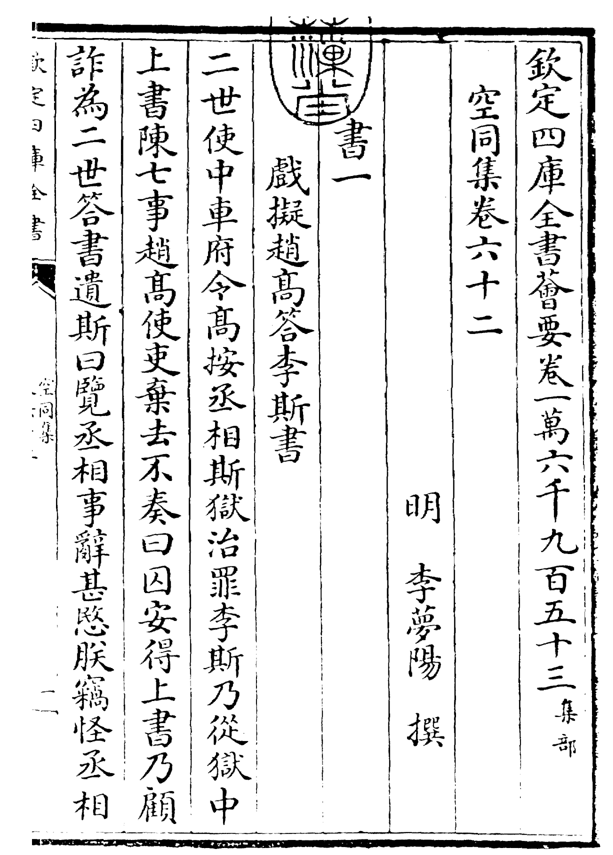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空同集卷六十二至六十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三 集部

空同集卷六十二

明 李夢陽 撰

書一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乃顧詐為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慤朕竊怪丞相

忘其大而掇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者也朕葢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所以恵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説已乃立議盡焚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阬咸陽也朕自有識知聞此事未甞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强諫邪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行喪未發輒背自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無恥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

相手出丞相為朕則得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

于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身徇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以

天下為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為堯禹則欲為桀紂邪夫

讒賊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始皇帝

始皇帝未聽或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外

内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戡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强諫按甲

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遊觀以見主之得意勸

為已有抑末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瑣

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闢地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也且丞相將邪相邪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始皇帝倍羣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幟而鬬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於道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歎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辭論具五刑腰斬咸陽市

與徐氏論文書

僕西鄙人也無所知識顧獨喜歌唫第常以不得侍善歌唫憂閶閶吳下人吳下人皆曰吾郡徐生者少而善歌唫而有異才蓋心竊鄉往久之聞足下來舉進士愈益喜計得一朝侍也前過陸子淵子淵出足下文示僕讀未竟撫卷歎曰佳哉鏗鏗乎古之遺聲邪方伏謁足下會足下不以僕鄙薄幸使使臨教曰竊欲自附于下執事即如日休龜蒙輩走之願也僕聞之悚息不敢出

一語應意者足下戲邪居無何使者三反於是乃敢布愚悃昌穀足下周易有言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故人莫祥於同莫不祥於異故同聲者應同氣者求同好者留同情者成同欲者趨何則感於入也笞者舜作股肱和足下以為奚為者邪其後召康公從成王遊卷阿之卿雲之歌即其臣皐陶岳牧等賡和歌當是時一歌一上因王作歌作歌以奉王即王戚戚入也足下亦觀諸風乎瀏瀏焉其被草若木也颯颯溶溶乎草木之入風

也故其聲輷磪轟砰徐疾形焉小大生焉且孔子何人也與人歌善矣必反而後和何則未入耳今足下忘鶴鳴之訓舍虞周賡和之義弗之式違孔子反和之旨而自附于皮陸數子又强其所弗入僕竊謂足下過矣夫詩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貴宛不貴嶮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繁貴融洽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莊詖簡侈浮孚之界分也至元白韓孟皮陸之徒為詩始連聯鬬押累累數千百言不相下

此何異於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彼覩冠冕珮玉有不縮腕投竿而走者乎何也恥其非君子也三代而下漢魏最近古鄉使繁巧嶮靡之習誠貴於情質宛洽而莊誠簡侈浮乎意義殊無大高下漢魏諸子不先為之邪故曰爭者士之屑也然予獨怪夫昌黎之從數子也請與足下論戰世稱善戰非孫武司馬穰苴輩乎然特世俗論爾何則此變詐之兵也荀子所謂施于暴亂昏嫚之國而後可者也僕常謂兵莫善于六韜仁以漸之義

以斷之禮以治之信以驅之勇以合之知以行之蓄之

神幽而動之霆擊故尚父得之佐武王王天下夫詩固

若是已足下將為武與穰苴邪抑尚父邪且夫圖高不

成不失為高趨下者未有能振者也矧足下負千仞之

具哉夫狂夫之言聖人取焉足下誠幸而不棄請間伏

謁侍更一深論僕至願至願

詒古鏡書

姑蘇徐昌穀纂外史湘郡瀕行闋西李子持古鏡為贐

復為書以詒之曰嗟乎古人有言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鏡不古不靈士不古不成夫自桃治氏範金規體利世鑒物民用是貴至於殉丘冢瘞山澤歷歲綿邈精氣上泄往往為盜掘發暴于人間初哲治之操鑪熾炭也鼓槖成風五銅具鑠什百就模孰賢孰劣及有入地千祀情質滲漉膏融液結綠汞内瑩赤砂外積扣如哀玉瞑如飄雪可以走鬼神銷疾疫晳志矐神進匹鼎㪚去聲同時躍治之器雖或間存莫不斂顔以退者所

養異也且夫金陽之質也規天之形也明日之發而月之行也鼻者樞也孔者戶也凸罔兩山澤之怪詔姦也圜以干支諸屬示用也然必取之於山鼓之以火翕之以陰化之以水土歷千祀而後成是天下之至精也夫士鑄于師鎔于友明德體元冥會億萬載之上踐羲嚳之域獵姚姒之圃剛足以決疑智足以析微虛内美醜遠炳先幾凝澂洶留待時而發豈不為古君子哉何則畜不邃不光變不神不化妍媸之分易立旦晦之奥難

識于物且然而況于人乎曩者遇老人橋山之陽緑瞳而玄髪神若皎星氣若流電駟拂雲之駮謂予曰小子來台軒轅氏故臣也往從觀九鼎于閿湖之上掇其滲汁冶之為鑑名曰青霞之鑑湛之九仞之淵軼帝愈王驀伯迄于今茲小子其受之爰伐乃翳勿埃勿虧予時再拜奉歸什襲與俱蓋二十稔于茲矣非大賓鉅人齋沐涓思未始獲一窺也竊聞之君子不私其有覘于子貌甚古又聞有遠行將涉洞庭蒼梧之墟百物之姦不

可不備乃敢割千金之愛以贈然幸毋忘老人之事夫烈士慕鋏君子尚玉其類同也予毋辭焉徐子獲鏡拆書讀既再拜而受之

駁何氏論文書

某再拜大復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頗疑有乖於先法於是為書敢再拜獻足下冀足下改玉趨也乃足下不改玉趨也而即擿僕文之乖者以復我其言辯以肆其氣傲以豪其旨軒翕而峥嵘僕始而讀之謂君我訊也

已而思之我規也猶我君規也夫規人者非謂其人畢也人之見有同不同僕之才不高於君天下所共聞也乃一旦不量而處予乖於先法玆其情無他也予適我丈曰予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又曰未見予自築一堂奥突開一戸牖而以何急於不朽此非仲默之言短僕而諛仲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李某豈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已乃為舍筏以登岸斯言也禍子者也古之工

如倕如班堂非不殊户非同也至其為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形剪截古辭以為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圓倕之圓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猶兎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築一堂開一户措規矩而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并方圓而遺之可

矣何有於法何有於規矩故為斯言者禍子者也禍子者禍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禍已與禍文之道而反規之於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曾思孟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人則詩主曹劉阮陸足矣李杜即不得更登於詩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予之同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子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於法焉筏矣宜其惑之靡解也阿房之巨靈光之歸臨春結綺之侈麗楊亭葛

盧之幽之寂未必皆倕與班為之也乃其為之也大小鮮不中方圓也何也有必同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鄙可也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知於是為曹為劉為阮為陸為李為杜即今為何大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嘗由不求異而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謂此也非自築一堂奧自開一戶牖而後為道也故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

同筆筆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為字而矧文之能為文猶不能為而矧能道之為仲默曰夫為文有不可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兹為法宜其慼之難解而訣之者易搖也假令僕即今為文一通能使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思澁促語嶮而硬音生節拗質直而麤淺謭露骨旻癡旻枯則

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沉著雄麗清峻閑雅者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闢頓挫尺尺而寸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且士之文也猶醫之脉脉之濡弱緊數遲緩相似而實不同前予以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諸義

進規於予而救俊亮之偏而予則曰必閒寂以為柔澹濁切以為沉着艱窒以為含蓄俚轃以為典厚豈惟謬於詩義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吾予於是乎失言矣予以為濡可為弱緊可為數遲可為緩邪濡弱緊數遲緩不可相為則閒寂獨可為柔澹濁切可為沉着艱窒可為含蓄俚轃可為典厚邪吁吾予於是乎失言矣以是而論文予於文乎病矣蓋予徒以僕規之者過言靡量而遂肆為峭嵺之譚摘僕之乖以攻我而不知僕之心

無他也僕之文千瘡百孔者何敢以加于子也誠使僕妄自以閒寂濁切艱窒俚轃為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而為言黯惏有如搖鞞擊鐸子何不求柔澹沉着含蓄典厚之真為之而遽以俊語亮節自安邪此尤惑之甚者也僕聰明衰矣恒念子負振世之才而僕叨通家骨肉之列於是規之以進其極而復極論以冀其自反實非自高以加於子傳曰攻玉攻行子誠持堅白不相下願再書以復我

再與何氏書

前書與子論文備矣然僕猶謂不證諸事則空言不切不切不信夫子近作乖於先法者何也蓋其詩讀之若摶沙弄泥散而不瑩又麤者弗雅也如月蝕詩妖遮赤道行是耳然闊大者鮮把持又無鍼線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踈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圓規而方矩者也沈約亦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

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即如人身以䰟載魂生有此體即有此法也詩云有物有則故曹劉阮陸李杜能用之而不能異能異之而不能不同今人止見其異而不見其同宜其謂守法者為影子而支離失真者以舍筏登岸自寛也夫文與字一也今人模臨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書何獨至於文而欲自立一門戶必如陶之不冶冶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楊耶此亦足以類推矣且仲默神女賦帝妃篇南遊日北上年四句接用古

有此法乎水亭菡萏風殿薜蘿意不一乎葢君詩徒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為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即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太咄易七言律與絶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萬里何其層見而疊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僕非知詩者劇譚偏見幸君自裁之耳君必若讀子昂必簡詩庶獲不逺之復亦知予言之不佞不然終身野狐外道耳狂悖弗自覺縷縷至此悚懼悚懼

答吴瑾書

讀論文一篇僕竊疑焉足下之意不過執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見耳恐不然夫文自有格不祖其格終不足以知文今人有左氏遷乎而足下以左氏遷律僕邪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一筆其不同特肥瘦長扁整流疎密勁温耳此十者字之象也非筆之精也乃其精則固無不同者夫文亦猶是耳足下謂遷不同左氏左氏不同古經亦其象耳僕不敢謂然幸足下思之有教再布

論史答王監察書

僕嘗思作史之義昭往訓來美惡具列不勸不懲不之述也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者易徧該則首末弗遺古史莫如書春秋孔子刪修篇寡而字嚴左氏繼之辭義精詳遷固博采簡帙省縮以上五史讀者刻日可了其冊可挾而行可箱而從後之作者本之三長竊名效芳輒附筆削義非指南辭殊禁臠傳敘繁蕪事無斷落范曄後漢亦知史不貴繁然剏精劇采著力字句之間故

其言枯體晦文之削者也葢不知古史文約而意完非故省之言之妙耳下逮三國南北諸史遂不及㟴漫浪難觀晉書本出羣手體製混雜俗雅錯棼歐陽人雖名世唐書新靡加故今之識者購故而廢新五代史成一家言是矣然古史如畫筆形神具出覽者踴躍卓如見之歐無是也至於宋元二史第據文移一槩抄謄辭義兩蔑其書各逾百帙觀者無所啓發展卷思睡矣得其書者往往束之高閣僕謂諸史他猶可耳晉宋元三史

必修之書也若宿學碩儒才敵馬班後漢而下種種筆削誠萬世弗刊之典或憚其難止取三史約而精之亦弘文之嘉運昭代之景勲管豹井天私蓄素矣幸公有問輒吐布以聞伏俟大君子教焉

答周子書

往聞稽山之陰大渕之濆多嗜古篤行獨立勇往人者然僕北人也莫之能知也日者乃奉遐訊拜腆儀激發之音玄要之旨高違之識慷慨之義有曠世之大感閔

俗之重悲僕捧而讀之欽羡愧惋内愧彌日曰古哉周子篤行哉獨哉勇哉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僕鄙人也嗜古無成行之寡效立之罔獨往之鮮勇足下乃奚取於僕而有斯求也又奚所應而同僕之聲也僕少壯時振翮雲路嘗周旋鵷鸞之末謂學不的古苦心無益又謂文必有法式然後中諧音度如方圓之於規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實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實物之自則也當是時篤行之士翕然臻向弘

治之間古學遂興而一二輕俊恃其才辯假舍筏登岸之說扇破前美稍稍聞見便横肆譏評高下今古謂文章家必自開一户牖自築一堂室謂法古者為蹈襲式往者為影子信口落筆者為泯其比擬之跡而後進之士悅其易從憚其難趨乃即附唱答響風成俗變莫可止遏而古之學廢矣今其流傳之辭如摶沙弄泥渙無紀律古之所云開闔照應倒插頓挫者一切廢之矣僕竊憂之然莫之敢告也又每竊歎獨立之鮮勇往之寡

又每傷世之人何易之悅而難之憚也而易之悅者乃
又不自謂其易之悅也曰文主理已矣何必法也吁言
之弗文行而弗遠茲非孔子言邪且六經何者非理乃
其文何者非法也斯言也僕懷之稔矣然莫之敢告也
今足下既有同應之聲又相求也僕安敢終默也且人
情未有不忽近而務遠者何也知其實者少而徇乎名
者多也世遠則論定持定采名則曠世相慕故漢文帝
拊髀思頗牧而不知李廣魏尚者以其近也近則疑疑

則實昧實昧則忽之矣斯時俗之重悲也今足下於僕同時最近涉疑而不疑又無傾蓋之譚接袵之雅乃一旦走千里之使聲應而氣求之僕以是知足下立之獨而往之勇也以是而的古何古之不的矣諺有之曰一年二年與佛齊肩三年四年佛在一邊言志之難久也幸足下無悦其易無憚其難積久而用成變化叵測矣斯古之人所以始同而終異異而未嘗不同也非故欲開一戸牖築一堂室也足下誠不棄芻蕘幸采焉察焉

墨本賦一通戰國策一部附獻左右者

答黃子書

自邑來辱致華牘奇帙兼之高篇展之爛然誦之鏘然目之蒼然淵然蓋所謂希世之珍也僕潛伏空谷久矣跫然之音胡為乎來哉夫志士死道貪夫死財故攬仁收義汲汲若不及者君子之所以樹名慢藏深積孜孜若不足者小人之所以殱身故曰有若無實若虛公私之用別而務得之心一也僕西方之鄙人也少鮮師承

白首多岐獨往雖力挾持則寡甘心丘壑弗求知聞者垂二十年矣吾子乃忘已羡人注神馳想發為英章捴其容義過推踰奬布誠剖疑取諸同聲之末定交千里之外豈非仁義之懐切汲汲若不及者邪夫水一也灘聲而淵寂者淺與深殊也吾子何與弗探何明弗則機觸而天動才運而飈發思出而泉湧固所謂萬人之敵也横照今古燁如懸鏡尺牘千言鑿鑿中的乃顧欿然自視定同聲之交於千里之外非有若無實若虛者能

如是邪婚嫁果畢五嶽必遊僕老矣尚能撰杖屨以從聆玄論覿脺顏竊至人之靈氣或能破慳祛鄙吞精蛻凡長嘯溘埃之表昔李白遇司馬子微謂可與神遊八極遂賦大鵬以見志吾子固希有之鳥也所慚僕非圖南翼耳何日坐雲崖濯洪流高議大觀與君共之秖增惓戀耳

附書二首

山陰周祚

夫有傾蓋如舊白首如新又云曠世相感對面不相知嗚呼嗟夫是亦足悲矣祚於越之人也越俗多士古稱六千勾踐之遺風焉今而求古之士有不可得也古務知畧足以興仆起舍而今多詩書之習柔順和緩拉功名而取卿相拾青紫而享肉酪反執其所攻而讀之其辭漫漫其音鳴鳴未見其如古人也嗟夫予獨何心能不悲夫彼生於世而不能自立非勇也安乎俗而不能有返非智也非勇非智不可為士

我思今人其誰歸乎往寓幽燕有携空同集過予者予抱而讀之再三而歎之嗟夫世有是人予不得而見之予豈人也哉方時舉進士不獲自逸後二年出宰東阿又不獲自逸每抱其書不置予未逮老當有以遂予之心也居東阿不六月以父憂歸越憂中益思見其人而於禮有不可出矣鄉里之人見祚如此多購近時鳴世之文相與議論氣畢意下祇令人悲悼耳果追空同哉嗟乎予不見其人也而止是書爾

追憶予年駸駸乎四十有四矣白日易下逝水不返墮弱苟且以俟其老將奈何也求虞翻趙煚陸佃放翁於鄉之遺書而讀之吾意未覺其有當也登會稽之山想黄河之流浮雲西馳征翼東向又不能不空同之思慷慨幾於泣下而左右之人豈復知予者哉誠以惜時不如立名慕德不如勵行追古不如就今執文不如親炙此王粲有依劉之誠張敞有夢惠之歎古今之所共欽烈士之尤甘心也轉展思惟莫能

為心笞惠施死莊子至寢言子期終伯牙至不彈天下之士豈弟子恨不得師師亦未嘗不恨不得弟子耳楚國之寶惟卞士之愛燕市之石多衆人之羞其誠有合不合知不知論衡致推於蔡子玄經式重於侯巴詎無其故哉祚自恃世人少有知識霄壤百年忍同螻蟻男子生不成名丈夫没無所稱得不悲矣足下視予其真何如抱兹憤懣莫與告訴出門天地如此之大往來之人若是之多今人為文有復逾空同

邪然以衰絰嬰巳未易奔趨托便鴻而附音因北風而遡告復望𢘿子皮之狂哀甯戚之志不吝賜教感惠無窮矣

吳郡黃省曾

省曾伏跡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以來好窺覽古墳竊希心於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絶遐潤學士大夫皆安習庸近迷沿暬襲上者深飽詭結下者縱發放吐此騄驥所以空羣而和玉所以希貴也悲夫

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聖代鴻澤流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嶽秀鳳彩星華乃鍾萃於先生由是巴曲塞宇而白雪孤揚鄙音彌國而黄鐘特奏至勇不搖大智不惑靈珠叒握天池獨運主張風雅深詣堂室凡正德以後天下操觚之士咸聞風翕然而新變寔迺先生倡興之力迴瀾障傾何其雄也即如吳下徐昌穀少綜鉛槧作賦海濵既而釋褐紫庭與先生締金馬之交每聞品論輒終夜不寢以思改舊矩可謂

奮厲焦苦矣方得彬彬然高翔藝林惜乎命壽不將
未見其止先生鑄陶感鼓而揭興之力昭昭乎布諸
耳目者不可紀矣省曾河南汝寧人也國初以武弁
家于吳故今為吳人少從諸生困躓奇薄無風雲之
便阻遏攀造然藴心積慮非一朝矣曩時常謂丈夫
生世進不得振耀王庭揚搉治體恢展經濟發揮聖
謨即當裹糧躡蹻周遊五嶽窮覽六合舒谿襟抱選
長林廬大壑撰造一家之言以垂託不朽告之交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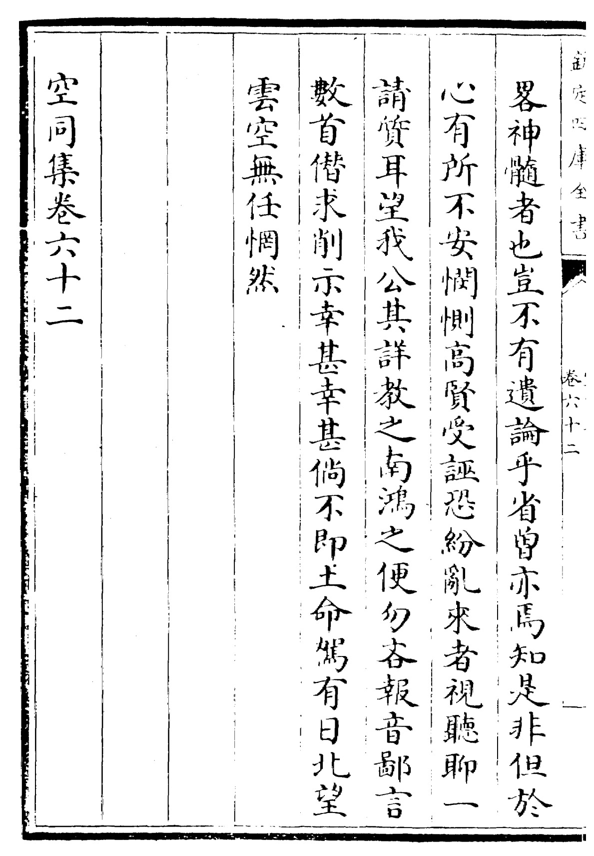
或笑或賞白巖先生遂呼為五嶽山人賦詩寵行將追向平之高蹤矣計惟發軔時即遡黄河溝㕑宋都登龍門伏下塵以咨叩大君子洪蘊究討文章指歸庶幾不虛皓首但上戀老親下顧弱子蹉跎停撓年逐東流夙懷不遂心悰鬱惱惟仰天唏嘘而已玆復不言齡筭曷常恐一旦燼滅則二十年景懷之私徒抱恨玄臺爾矣公烏知哉公烏知哉敬因程自邑僭布區區且有請質焉陋昧愚瑣𣅜妄謂詩歌之道天

動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故虞書顯爲言志泗夏標之嗟歎古人搆唱直寫厥衷如春葸秋蓉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事雕模末世風頽矜蟲鬬鶴遞相述師如圖繪剪錦飾畫雖妍割强先露故實雖富根荄愈衰千葩萬蘂不如一榮之真也是以小夫或誇達士弗尚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雁唳哀哀而會節鸖鳴響響以成章凡厥有聲無非律呂之數也但世人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迹雖踐而此理未逮藝英

雖偏而正軌未開秀句雖多而真機罕悟獨見我公
天授靈哲大詠小作擬情賦事一切合轍江西以後
逾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别新新無
已而脉理骨力無不底極豈世之徒尚風容色澤流
連光景之作者可得而測公之藩垣哉布賤索處無
由多得珍撰每於士紳家借録諷詠洋洋乎古賦騷
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逼類康樂近體歌行
少陵太白古文竒氣俊度跌蕩激昂不異司馬子長

又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盛矣筍李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栁文藪而詩道不粹豈惟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固有不遑矣何我公凝稟之全而述作之備也往匠可凌後哲難繼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公之華名飛照四裔豈待江湖耕釣者之稱頌哉亦以見雲山煙澤有此好慕鄙生耳管測鼃仰不知公果以為然乎何大復號稱名流而迺為誇論曰文靡于隋其法亡於退之詩溺于陶其法亡於靈運嗟夫嗟

夫是何言哉隋不足論至於退之陶謝亦可少寛宥矣獨謝集稍不易評愚則以為登涉之言締構密緻妙絶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即之不得雖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輒書萬象羅會使後代擅場之士内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為之啟導也前薪見凌勢固宜然文彦無窮不可欺也徒以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往往而是所係於詩者當辯其真不真耳俳不俳又烏足較哉執是而言是貴形膚而



畧神髓者也豈不有遺論乎省曾亦焉知是非但於心有所不安憫惻高賢受誣恐紛亂來者視聽聊一請質耳望我公共詳教之南鴻之便勿吝報音鄙言數首借求削示幸甚幸甚倘不即土命駕有日北望雲空無任惆然

空同集卷六十二